

梅花三弄

(中国) 高伟浓 著



 中华书局

梅花三弄

——华侨华人研究诗繫

（中国）高伟浓 著

学林书局
吉隆坡 2009

本书有以下数处修改：

71 页第 3 行：原为“癖似卢仝夸 片”，空处补一“槁”字。

101 页第二首：原为“晨风赏节晚披霜”，改作“清晨赏节晚披霜”。

109 页第二首：原为：“旧袍短杖酒千钟”，改作：“短杖旧袍酒百钟”。

113 页第一首：原为：“神州多难贯古今”，改作：“多难神州贯古今”。

145 页第一首：原为：“远行委国路萧条”，改作：“远行委国雨潇潇”。

170 页倒数第一首，题目原为“元宵”，改作“元宵”。

ISBN 978-983-41802-6-3

梅花三弄

（中国）高伟浓 著

出版：马来西亚·学林书局

Intelligentsia Book Station

Sdn Bhd, 45A, Jalan Tun Tan

Siew Sin, 50050

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Tel/Fax: 603-2031 3195

Email: xuelin@tm.net.my

版次：2009年4月第一版

定价：RM 15

自序

《梅花三弄》，中国十大古曲之一，据云最早为东晋桓伊所奏笛曲，后改琴曲。明《伯牙心法》云，“梅为花之最清，琴为声之最清，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，宜其有凌霜音韵也。”结构上，《梅花三弄》采循环再现手法，重复整段主题三次，每次重复均用泛音奏法，故称“三弄”。所谓三弄者，实即三变奏，古代有高声弄、低声弄、游弄之说。

拙诗集借名《梅花三弄》，分三章。首章“价重蓬山”，为著名历史学家朱杰勤教授早年之古诗整理，从中可见朱先生之高洁诗品与高尚人品，堪称“高声弄”；次章“塞外鼓鼙”，乃对一九一〇年代美国《中国维新报》所载华侨诗作之刍评，忧国味重，语沉声低，堪称“低声弄”；末章“砭砭穷年”，乃笔者个人之“日记诗”抄（二〇〇八年四月至二〇〇九年二月），多为在此期间酣游学海“结绳记事”之作，堪称“游弄”。三章皆可视作笔者于

专业岗位上留下之雪泥鸿爪，故谓之为“华侨华人研究诗繫”。

同已版之拙诗集一样，此诗集亦志在以文会友，以诗会友，三几同好、同学、同行、同业、同事知之，品之、诵之，正之，藏之，足矣！素不求闻达，岂敢有妄念？

尤当深切感谢者，马来西亚学林书局董事经理谢满昌先生。若无其全力支持，拙集惟有束之高阁，问世则遥遥无期也。另有诸诗友闻讯发来贺作，经询，蒙允一并置之卷末，作代跋，在此亦一并致谢。

马来西亚，余早年遍历其国，知其为海外华文昌盛之邦。拙诗集出版于斯，自属有幸，亦非无缘。

权为序。



目 录



自序	I
价重蓬山 —— 中外关系史家与华侨史家朱杰勤教授的诗品与人品	1
塞外鼓鼙 —— 一九一〇年代美国《中国维新报》所载之华侨忧国诗刍评	76
砭砭穷年 —— 高伟浓“日记诗”抄（二〇〇八年四月至二〇〇九年二月）	99
代跋	181



一、价重蓬山

——中外关系史家与华侨史家朱杰勤教授的诗品与
人品

朱杰勤（1913—1990），我国著名历史学家。其生平，圈内人多知之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（1952—1958），随之到“华侨最高学府”暨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（1958—1966）。一九七〇年，时值“文革”，暨南大学停办，乃先后转入华南师范学院（后称大学）历史系与中山大学历史系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暨南大学于一九七八年复办，遂重返该校历史系，任系主任。斯后，于一九八一年创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，并任所长。此为国内首家华侨华人问题专门研究机构。一九八四年，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，暨南大学中外关系史（后属专门史）专业设立博士学位点，先生为博士生导师并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。我等一行乃有幸先后入其门下，得其耳提面命，受益终生矣。

先生毕生笔耕不辍，治学勤谨，著述丰硕，誉满学林。在其数十年学术生涯中，著、译学术专著达二十余部，校订、主编书刊十一种，发表论著一百二十余篇，其中包括著《东南亚华侨史》，主编“东南亚华侨史丛书”与“世界华侨史丛书”等。先生学术领域广博，其最大贡献，则在中外关系史与华侨史研究领域，许多学术空白为其所填补。社会兼职方面，曾担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、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长、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顾问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》中国编审委员会委员等职。

先生通今博古，工诗赋，精音律，其造诣之深，可直追古人。早年曾出版诗集《微雨集》，晚岁又出版《英诗采译》，后者为其早年茶余饭后随心之译作。两集于数十年后读来，字里行间仍芳香飘逸，学养功力之深，令人叹绝，窃思今世之人，

恐难有企及者。世人或有所不解，以先生绣虎之才，其终生诗作，当如汗牛充栋。但自五十年代后，先生便再无诗作刷青，令人咨嗟不已！究其原因，或五十年代后之时势故也。后来即或有吟咏，在先生辞世多年之今日，恐已难于蒐寻。是故，今先生唯一已版之自吟集仅存《微雨集》，未尝不为一大憾事。

然每读《微雨集》，总令人心潮起伏，追思不已。曩者，有友谈及先生诗作，谓难觅一二，问我何处可得之。故每窃思，多年之后，世人或恐仅知《微雨集》书目，竟不知先生诗作为何面目矣。今人整理、援引先生著述，亦多对其诗作未着一辞，窃以为有所阙也。因思，若《微雨集》得重版，必可副同行及好者之愿，亦可俾今世学人知先生著作之全貌，更可使人引述有据。然当今之世，重版一无经济效益之书，殊非易事。是故，今借《梅花三弄》篇幅，将《微雨集》诸古体诗分类抄录点评于下，俾先生当日之诗作得以某种形式存留，其高风

亮节更为世人所详，不亦说乎？

《微雨集》中诗作，写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，中以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为多，占大半。是以读《微雨集》，亦可帮助了解先生早年治学成就与个人习惯兴趣，乃至性格爱好。后人所著先生传记，多志其学术成就，而对先生之习惯兴趣、性格爱好等，罕有言及。今读其诗作，或可补知一二矣。

（一）求知路长，治学道深

先生祖籍广东顺德，一九一三年六月十日出生于广州。父为马来西亚归国华工，读书无多，在穗为商店雇员，收入微薄，仅供一家四口衣食。然其父思想开明，母则善家教，督学甚严。先生自幼聪慧好学，五岁始，随伯父习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成语考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背诵如流。幼亦曾习武于霍元甲创办之精武体育会，时达一二年。十岁入私塾，跟罗隰甫先生习经史。隰甫毕业

于两广方言学堂，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得意门生，国学功深，教学有方。先生在其门下已粗通国文，一九二七年，转学私立英文学校，然以自学为主，因多思善探，甚得其中奥妙，历三年，已可笔写口译。恰是时，迭遭家变。先是其父经商失利，借贷度日。随之，母染沉痾，长年卧床。两弟又双双遽遇不幸，相继离世。先生时年十七，不得已辍学回家，在商店充杂役，然并未因此弃学。工余，就学于商务印书馆之函授学校，相继完成中文、英文、数学、商科等专业课程，并专趣于文史，常以零用钱上街沽书，刻苦钻研。一九三三年夏，中山大学招考史学研究生。按规定，若专业论文审查合格者，非专业人士也可报考。先生自知非科班出身，更无本科学历，仍呈勇一试。半月内，书成《中国史学研究》一稿，洋洋八万言，居然获审通过，旋又顺利通过笔试。是时，著名史学家朱希祖对先生史学才识甚是赏识，视为可造之材，乃录为研究生。读研期间，先生主修秦汉史，从基础史料入手，每日点读正史文献，并随做读书笔记，亦认真

研读当代学术著作，分类搜集资料，治学基础由是与日俱进。一九三六年，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。之后，得著名画家高剑父介绍，到广州美术学校讲授国画史。一九三七年夏，应中山大学之聘，回母校任教，主讲中国艺术史。

时过数十年，以今日之目光窥之，先生当年对中国古代史研究，用力至勤，专好至精，心得至微，功力至深。除先生早年著作可证外，从其一九四九年所作《和韩愈石鼓歌》（原韵），亦可窥见一二。此诗可作为先生早年中国古代史功力之重要佐证：

唐代盛称石鼓文，韩愈亦作石鼓歌。

世人贵远每贱近，我今继作看如何。

欧阳文忠集古录，言其散播随干戈。

猎碣凡十字数百，泰半轮廓遭砉磨。

初集凤翔孔子庙，四方观众何骈罗。

比之于鼎功同伟，穴而为臼形犹峨。

左史记言右史事，载笔刻画无私阿。
 语严义密譬雅颂，儒生维护频挥呵。
 诸家考释讎未备，定为周物信非讹。
 浑圆首尾异留字，整齐体势殊斗蝌。
 虞人护囿致禽兽，洧水淖渊诛蛟鼉。
 除道表木布数罟，洪池方舟出丛柯。
 兽来速速多麋豕，锋矢争集如飞梭。
 论功格祖告太祝，四马六轡行委蛇。
 振旅嗔嗔挟彤矢，其间逐鹿奔姝娥。
 十鼓纪猎非一事，东来常遇雨滂沱。
 执而勿射见仁术，任其余逸心平和。
 春秋前已有此鼓，埃及砖版应同科。
 翼经翼史良足贵，乃金乃玉奚为多。
 永愿收藏归太学，不因丧乱伴铜驼。
 刚健中正密以栗，君子大德畴能过。
 黜黜奇光曜堂宇，类族辨物宜切磋。
 近闻汉学昌异域，会看重译逾沧波。
 小戎之诗差可拟，编者不采殊偏颇。
 烟霾日剥历秦汉，运有显晦原无他。

村老腐儒自滋惑，虽欲扬表终嫫媿。
贞珉晚出几湮没，而今幸可三摩挲。
江州刺史韦应物，形诸歌咏供吟哦。
骨气淳厚开斯（李斯）法，精修何止博笼鹅。
出土忽忽千余载，深知其意说不那。
考献征文观制作，独行履素甘翰轲。
盘空硬语挟奇气，沙泥俱下如黄河。
人寿有涯知靡极，半生惊逝勿蹉跎。

石鼓歌为唐韩愈生平标志之作，历代和者多。先生加入和者之列，已属不凡，犹为难得者，尚参阅诸多典籍，对其源流与沿衍多有钩沉，以诗歌形式论析至详。有志者若静心细细品味，定有收获。

人生多有不幸事。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广州沦陷，日军将其在穗住宅与图书资料文稿烧为灰烬，先生对中国古代史之研究爱好，因此而无奈放弃，徒令人添家国沦丧之恨，生昔年种柳摇落江沧之哀！先生家计本已窘迫，此时更是雪上加霜。《微

雨集》附跋（写于一九三九年，时先生任教云南澄江中山大学）中云，“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广州沦陷，家业尽毁。吾姐伴母回乡（笔者注：先生原籍顺德县古粉乡），而余则流寓香港。海角天涯，形单影只，惟通缄札，以慰相思而已……一日，文酒会中，有友诵顾华峰寄吴汉槎词，击节叹绝。余酒酣耳热，忍俊不禁，即席倚声，遂成数阙，四座传观，引为快事。当炉女侍，吃吃笑人。詎知此词到家之日，即吾母病亟之时，一月之后，遂告弃养。词之第二首（笔者注：指《金缕曲》之二，见下）殆如讖语矣。哀毕，（其母逝）数月后，故乡复遭匪劫，吾家由乡迁港，而吾又由港来滇，道阻且长，相见未知何日，思之黯然……”此系记其流落香港时遭际。一九四〇年，先生开始其多年辗转流迁生涯。先是取道越南抵昆明，任职于云南中山大学（广州沦陷后迁此），后任职昆明巫家坝空军军官学校（任编译）。一九四二年，转入国民政府教

育部和侨委会在重庆合办之南洋研究所，任史地研究员兼主任。一九四三年到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任教，任印度史和泰缅史教授。一九四五年，应熊庆来校长之邀，到云南大学讲授世界古代史，直到一九五二年，方重回广州中山大学任教。

先生就职于昆明空军学校期间，曾撰写两部人物评传，曰《成吉思汗》与《诸葛亮及其时代》。是时有《自题诸葛亮及其时代一书代序》一诗，以纪其事。此诗虽咏诸葛孔明之雄才大略，显亦借古喻今，隐隐寄托自身济世救国之情：

当时名士首推公，经济文章迥不同。
纸上谈兵归实践，军中借箸失群雄。
抱膝长吟昭磊落，出师遗表耿精忠。
溯洄每恨吾生晚，手把芸编纂一通。

一九四一年，先生有诗曰《辞空军教职入蜀留别同仁》，显系记其辞别昆明空军学校教职到重庆

南洋研究所任职事。离黍之悲，流迁之泪，报国之志，也赫然其中：

梗泛蓬飘又一年，谈兵犹未废残编。
乍聆号角神为旺，惯着戎衣体自便。
士有英才宜淬砺，身堆国恨莫流连。
男儿入世应名世，别语临岐愿勉旃。

同年，有《赠诸生》一诗。同前二诗一样，此诗亦洋溢书生论剑之气。

尽翮垂空壮志骞，纵横东海阵云连。
指挥如意轻三岛，龟勉同心共一天。
欲守四方求猛士，敢虚前席待英贤。
人谋自古关兴废，筹策沉吟大蠡边。

先生治学方法独到。拜师求学，自是甚有所得，然观其治学生涯，每与自学息息相关，且成一格，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妙处往往难以君说。先